

几年前,我曾想写一电影剧本,片名就叫《假如雷锋“复活”》。听上去虽有几
分荒诞,但细细琢磨,却觉得此剧必有极
丰满厚重的内涵。现在“穿越剧”在中国
内地颇为时兴,这不同样是一部极有穿越
感又令人浮想联翩的电影吗?

朋友,现在就请你尽情地展开想象的
翅膀,设想一下,如果这位 50 年前的殁
者一旦复活将会怎样面对、怎样理解今天
的中国吧!

这个“雷锋”尽管复活了,但因为生
命永远定格在 22 岁,定格在 1962 年,所
以“年轻”的他会首先吃惊于他的“身后
事”。他看见,一群六十多岁的老人向他
涌来,并且告诉他,他们就是当年围坐在这
位少先队辅导员身边的孩子!头发斑白
的“红领巾”早已没有当年的天真烂漫,
却依然含着泪水在念叨:“雷锋叔叔,你
回来了!”

“雷锋”一定会去北京的天安门广
场,一定会在广场中心的纪念馆里默默垂
泪。他绝没有想到,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
们会为他这个普通一兵,写下那么多铿锵
有力热情四溢的话语。

作为汽车兵的“雷锋”太爱车了。但

假如雷锋“复活”

秦晓鹰

他从没有去过车市,更没有见过车展和车
模。如今,他在各种型号、叫得上品牌和叫
不上名字的汽车面前,久久地站立,唏嘘不
已。他甚至会爬上最新出厂的“大解放”一
试身手,大呼过瘾。

绿野平畴的大地,香飘四季的果园,栉
比鳞次的楼宇,横贯东西穿南北的
铁路公路……对这位 50 年前离世的
普通士兵来说,今天的祖国和家乡,
让他感到陌生,也让他惊愕中感到
欣喜异常。而更使他血脉贲张的则是
那些活跃在城乡各个角落的志愿者们。而
且这些由成千上万个好人组成的道德方阵,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雷锋。

复活的“雷锋”没有见过琳琅满目的超
市、没有见过如此色彩纷呈的时尚广告,没
有听过那么多激情坦直的爱表白,也没有
见过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他
很快就明白了,在今天的中国,像他这样的
“年轻人”再也不用羞怯于对美的追求,再

也不用自责于对爱的渴望。他可以大大方
方地把自己喜欢的皮茄克、手表穿戴起来,把
皮鞋擦擦亮,甚至邀请心仪的人去湖上泛
舟。“雷锋”那张人们熟悉的笑脸,也会因
为抹去了对模范人物“摆拍”的痕迹,而变
得更加纯朴、透明和灿烂。

然而,复活了的“雷锋”并不总是微
笑。他的目光也会闪出严峻,他的表情也会
露出凝重。因为他看见了在繁华喧嚣的都市
中还有衣衫破旧的拾荒人和乞讨者,看见了
蜗居在低矮房舍里的空巢者和无助者,看见
了在大山深处简陋的学校和昏暗的教室,
看见了因为天灾人祸疾病而返贫
而解体的家庭,看见了龟裂的土地和
庄稼,看见了一掷千金的奢华与挥
霍,也看见了某些人的强横暴虐和卑
劣的堕落。

人们当然明白:雷锋的复活仅是戏言。
但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困难,奋斗就应
该活着;只要还有冷漠,热情就应该活着;
只要还有冤屈,公正就应该活着;只要还有
疾苦,善良就应该活着;只要还有忧郁,乐
观就应该活着。因此,我相信:雷锋,这位
全中国老人的孩子、全中国孩子的大哥哥,
全中国男人女人的好兄弟,将会永远活着!



似乎有点滑稽。我这个已经虚龄八十八岁的耄
耄老头,最近在睡梦中突然莫名其妙地大唱童稚时
代唱过的一只老歌:《燕双飞》。我在那里唱得感
情非常投入,唱到最后几句歌词时竟至声泪俱下;
醒来后两只眼眶里还噙满了热泪,很有点自作多情
的痴态。

这支《燕双飞》的老歌,是我七八岁时由我大
哥教会我唱的。大哥每次遇上假期回到家里来,总
爱拉着我一头钻进书房,在风琴上弹奏这支歌的曲
调,一边教我学唱这支歌,一遍又一遍地唱上大半
天。结果,他给我教得多了,就这样一字不差地教
我唱会了这支歌。在这同时,我还偷偷
学会了像他那样弹奏风琴,弹奏的
也总是这支歌的曲调。过了一年多,
也许是熟能生巧,这支歌的全部曲
调,我在风琴上闭着双眼也能弹奏得
“得心应手”,真正到了“滚瓜烂熟”的
程度,最终就成了我在亲友们面前卖
弄“才艺”的“首选保留节目”,直至长
大成。

《燕双飞》的歌词完全是用文言文
写成的,很像宋代文学家们所写的词。
虽然大哥给我作过详细的讲解,实际上那时候我
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在这“一知半解,似
懂非懂”中,却也使我感受到歌词通过对一对燕子的书
写,所描绘的景物和情感,有多么的美好动人,如诗
如画啊!

正因为如此,到了现在,差不多有八十个年头过
去了,我却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我记忆中的《燕双飞》老“版本”,全文如下:

燕双飞,画栏人静晚风微 / 记得去年门巷,风景
依稀,绿芜庭院,细雨湿苍苔 / 雕梁尘冷春如梦,且
衔得芹泥,重筑新巢傍翠帷 / 栖香稳,软语呢喃话夕
晖 / 参差双翮,掠水穿帘去复回 / 魂萦杨柳弱,梦逗
杏花肥,天涯草色正芳菲 / 楼台静,帘
幕垂,烟如织,月如钩 / 其奈流光速,
莺花老,雨风摧,景物全非 / 杜宇声声
唤道:“不如归!”

我怕我记忆中的老“版本”未免有
误,于是,出于好奇和好玩,我在网上试着搜索了一
下这支歌的有关信息条目。令我万分高兴的是,很快
搜索到了有关《燕双飞》的不少信息条目。其中不仅
有全部歌词,而且还有整只曲谱。我认真浏览了好多
遍,发现有的网友提供的歌词,和我记忆中的歌词,
除了个别的用词有点出入外,大体上都是相互一致
的;特别是带有整只曲谱的那个歌词版本,与我记忆
中的可以说全都相同。这就让我敢于相信,我小时候
大哥教我会的《燕双飞》,不论是歌词还是曲调,应该
说肯定不会错到哪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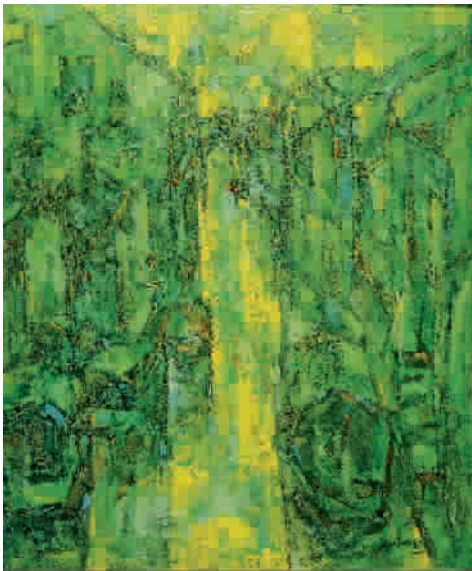
我真得好好感谢互联网这个高科技的信息传播
平台。它不仅使我核对了《燕双飞》这支歌的歌词和
曲谱,还让我知道了这支歌的来源、出处和作者等
等。原来它是 1932 年由天一电影公司拍摄的故事片
《芸兰姑娘》的插曲之一,词作者和谱曲者均为高天
栖,主唱者为当时的电影明星,被评选为电影皇后第
二名的陈玉梅。《燕双飞》这支歌曾由百代公司灌制
成唱片,并在当时社会上流行一时,后来还被人选
《中国电影百年经典歌曲》和《早期流行歌曲集萃》等
选集出版。

我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原来,八十年前的流行歌
曲,歌词竟能写得如此优美,如此富有生活情趣和艺
术意蕴,以至使我这个对某些流行歌曲曾经抱有某
种成见的老顽固,居然也会成为它众多忠实歌迷中
的一员,如痴如醉地唱了一辈子,直至今天还会在
睡梦中声泪俱下地“大唱特唱”!

是的,真正的艺术美
是永远不会被湮没的!“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燕
双
飞

任
大
星



绿色水乡 (抽象画) 徐茂平

在上海的画家,徐茂平就像一个独行侠,很多
年来,他锲而不舍地在自己的画室中探索艺术的真
谛,寻找并开拓着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喧嚣功利的世
风中,他甘于寂寞,保持着艺术家的尊严,一步一个
脚印地追求着自己的艺术理想。近日在浦东图书馆
看他的画展,很多人面对他的作品发出惊叹:在上
海,还有这样的画家!

徐茂平的油画,以丰富的色彩,恢弘的气韵,展
现出独特的风格和耐人寻味的内
涵。他的创作风
格,在具象和抽
象之间,看似抽
象的画面中,意
象缤纷,涵义幽
邃。他有非常坚
实的写实功底,但他不满足
于一般的具体描
绘,他将构思中
的物象和意境,融
化在波涛迭起的
色彩中。他的作
品色彩层层叠
叠,变化无穷,却
不是杂乱无章的
堆砌,也不是故
弄玄虚的炫技,面
对他的作品,能
感觉到色块和线
条的自由律动,犹
如交响乐在天地
间回旋荡漾。有
人称他的油画为
“色彩的交响乐”,
是很形象的比喻。

他的油画,让人联想起一些大师的作品,譬如毕
加索、米罗、赵无极,但很显然,他和这些大师的作品
又不一样,在斑驳绚烂的色彩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
中国画家推陈出新的风格。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
浩瀚的天地山川,捕捉瞬息万变的奇妙天籁,也追溯
中华历史的古老源头,画家的情感和思索,自然顺畅
地融汇在汹涌而来的色彩意象之中。站在他的油画
前,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古哲人的诗句:“天地氤氲,万
物化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读徐茂平油画

岛人



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也不是故弄玄虚的炫技,面
对他的作品,能感觉到色块和线条的自由律动,犹如交
响乐在天地间回旋荡漾。有人称他的油画为“色彩的
交响乐”,是很形象的比喻。

他的油画,让人联想起一些大师的作品,譬如毕
加索、米罗、赵无极,但很显然,他和这些大师的作品
又不一样,在斑驳绚烂的色彩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
中国画家推陈出新的风格。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
浩瀚的天地山川,捕捉瞬息万变的奇妙天籁,也追溯
中华历史的古老源头,画家的情感和思索,自然顺畅
地融汇在汹涌而来的色彩意象之中。站在他的油画
前,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古哲人的诗句:“天地氤氲,万
物化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题酬二首

一剪翠眉低。

酬郑欣森先生惠赐
《陡高集》

徐天一

题冯其庸先生《瓜
饭楼丛稿》①

杂花生树忆当时,
杨柳轻摇碧玉枝。水漾
太湖千顷念,月悬锡岭
一帘诗。牛羊吹去箫中
怨,瓜饭煮来锅底饥。
九十梨花犹泼雨,春山

者风者雨者华篇,

鲜水飘来万里烟。②望
里云天蓝净净,思边笠
泽碧潺潺。但沽麦饭滋
霜岁,好梦花儿漫雪莲。

恐负峥嵘诗一册,拼将
涩句谢婵娟。

①瓜饭楼为冯先生
斋号。②青海别称鲜水。

夜是什么?

首先它不是一个对时
间的描述。时间是穿过夜
与昼的钎子,既不是日,
也不是夜。夜是光线缺
席?也不是。人们所说的
光指太阳光,它只是光
的一种。夜里亮起一
盏灯,照亮墙壁和
书本上的字。但夜
还在,灯光撵不走
夜。

夜像太阳和露水,每
夜来到人们身旁,来到草
的身上,站在大路两边。
夜色为眼睛而不是手而存
在,手摸不到夜的身体,
夜在人的眼里像漆黑的金
丝绒,像山峦,像典雅的
雾。

月亮从东山俯
瞰山路,夜藏在鹅
卵石和树干的背
后。夜没有影子。
烟囱和院墙的影子

是月亮的随从。无月之
夜,夜把丝线缠在每一根
树枝上,让黄花和蓝花看
上去像一朵朵灰白的花,
让人感到树看东西的局
限——狗的视网膜看不到
彩色。夜站在山坡,跟松
树并排站立,看公路睡眠
的表情。

夜没在河里,夜进
不了水。夜看见无数大河
在峡谷奔跑,像一条条宽
阔的道路,且平坦。河水
没被夜色染黑,不像草和
树,它们每一夜都穿上夜
送来的睡衣。

喜欢夜的不光是小
偷,还有猫和猫头鹰。猫
在夜里走路舒服,毫不费
力地上房和上树。夜对猫

头鹰来说是巨大的游泳
池,被染成黑色的空气是
池里的水。猫头鹰每夜游
过十几个街道,体验有氧
运动。

有几次,我后半夜在
大街上走,遇到了更多的

屋顶的夜

鲍尔吉·原野

夜。它们站在玻璃幕墙的
大厦的边上,趴在没竣工
的楼房窗台上向外望。被
月光漂白的草坪下面,潜
伏着夜的碎末。我在马路
中央的双黄线上行走,谁
都没走过。我大声唱歌并
朗诵,没人阻止你,路灯
躬身聆听。我说——夜!我
说——耶!再说
一遍“夜”还像
“耶”。在这么好的
夜里人们为什么执迷不
悟,钻进被窝里睡觉呢?

昨晚,夜来自一个未
知的地方。那个地方如此

不二

李冬梅

想,不二门外,定然是大好风景。不过,行程匆匆,我也
无暇,遂与“不二门”擦肩而过。

“不二”,其实是佛学术语,本来,“不二法门”是指
对事物认知的最高境界。当然了,“不二”,还有一层含
义,就是“不变心,专一”,这是我崇尚“不二”的真正内
涵,我喜欢“唯一”的感觉。

不二,不独是感情事,其实,人生在
世,凡事可以有“不二”心,专心而为,必
定是无往而不适的。

“不二”,我觉得更是一重境界。

之大,可以装下密密麻
麻的夜。黎明前,夜悄无
息地撤离,干脆利落,没
给白天留下哪怕一小片条
缕。它们撤退,以吸铁石
的方法集结,所有的夜被
吸入一个折叠的口袋。

夜站在屋顶,
像一层庄稼,风吹
不散,它们认得每
一片瓦。夜在瓦的
下面作上记号,第
二天看一下有没有虫子爬
过。

钻入屋子里的夜安
静,能忍受聒声和难闻的
酸菜味,它们在床上、桌
上随便睡下,熟悉人的气
息。外面的夜高大,监管
着每一颗星星的位置,校
正星座与地面的数据。

夜在哪里休息?绵绵
不断的夜趴在花朵下面和
向日葵脸盘子上打盹。夜
走过昼的日光走过的所有
路。夜知道所谓人生历史
与时间的背面都贴着一个
标签,上面写着:“夜”。
夜比昼更享有恒久。

去,既麻烦又费钱。

听老伯这么说,我灵光一闪有了个想法:
我平时挺喜欢女红,常以绣花裁衣为乐。与其
闲来无事做着玩,不如学习雷锋助人为乐的
精神,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身边的老年人做
些缝缝补补的小事。于是我跟老伯说了我的
想法。老伯听了很是高兴。他和楼里的很多人

找回久违的街坊情谊

虞颖

都是十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道有好几户人
家都是独居老人。

只是我虽有了做好事的想法,但却不知
该从哪里做起,空有一番热情。还是热情的邻
居老伯先帮助了我。他将要我帮独居老人
们缝缝补补的想法告诉了我们所住大楼的楼
组长。楼组长本来就是热心人,她立刻就帮我
筹划起来。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老伯和

楼组长的联系安排,我们大楼的“学雷锋缝纫
小组”正式成立。邻居老伯自告奋勇做宣传
员,很快就让大楼里的老人们都知道了我们
免费缝补衣服的服务。楼组长则请几位保安
师傅帮忙做联络员,平时老人们有需要修补
的衣服,就统一登记后放在保安室,等我下班
时拿回去。我修补好衣物后还是放在保安那
里,由老人自行取回。这样的安排,既方便了
老人们,也让我轻轻松松就做了好事。

如今我们的“学雷锋缝纫小组”已顺利运
行半年。我只不过是利用闲暇做点力所能及
的小事,却收获了数不清的称赞和微笑。我还
由此结识了好几位亲切的邻居:周末无事,邻
居阿姨会来家里指点我烧小菜。邻居老伯家
里的藏书随我借阅……亲切的邻居们让我感
受到了久违的街坊情谊,就是小时候住在弄
堂里的那种感觉。

十日谈

明日请看一篇
《我在大学等你》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



夜光杯